度支奏議

度支奏議目錄

堂稿六卷

度支奏議卷之六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淄青畢自嚴覲草

三懇休致疏

奏爲衰病委頓鰥曠堪憂三懇

天恩俯准休致以重

國計以全晚節事臣因積勞成病醫藥罔効前二

月內瀝血披誠再疏叩

閽荷蒙

聖旨軍儲正急豈計臣杜門乞身之日卿素急公當

即勉出體朕憂邊籌餉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該部
知道欽此臣捫躬跼蹐不勝戰慄因思
天語煌煌軍餉正急更無急于此時者
一人朝夕勵精百執事夙夜匪懈臣獨以衰頽病廢
不克強自撐持以供厥職固誼所不敢出亦心
所不自安也三月初旬恭逢
萬壽聖節先期
前星彌月普天同慶舉朝
嵩呼臣何人斯偃蹇私寓於是扶掖勉出趨蹌班行
之間奄奄病骨萬分難支方擬冊干

天聽忽有薊鎮鼓譟之變方寸彷徨拮据措餉席藁
待罪未敢稱病幸賴
浩蕩鴻慈不加督過兼以請
旨會議將借嘉謨以足兵食奉
命祈禱欲得甘霖以慰黎庶皆臣職分內事真有不
容中輟而他諉者用是竭蹶經營忍死以待無
奈禍過災生舛錯踵至如布花月糧等項不能
督催司官及時給發則精神不能照管實臣瘝
曠之明證矣臣以奉職無狀自分難逃

斧鉞又蒙

皇上貸朽拙而懲司屬轉譴責而爲奬藉戴此

天地高厚何辭頂踵捐糜惟是

君恩愈渥臣心愈惕誰司統率誰總持籌衜省溺職有靦面目焦心殫力寢處弗寧而臣病愈深矣入夏以來飲食減損形骸骨立痰火喘嗽百病交集步履艱辛舉止顛蹶纔一披閱眼昏如霧而目眩纔一批答手足酸麻而力竭纔一籌畫五內怔忡如醉如癡而心思竭夫人臣事君雖

此身耳無疾而以爲有疾者詐也有疾而以爲
無疾者亦詐也臣之病體支離在
朝大小臣工亦無一不耳而目之矣而臣貪戀崇
膴夜行不休將無滋頑鈍而辱度支乎當此錢
穀殷繁羽書旁午庚癸之呼所在見告即令年
富力強者當之尚懷叢脞之慮矧以衰病垂斃
之人悠悠忽忽不蚤引决未有不日見廢弛者
也誤身而轉以誤
國臣寧有死所也哉今會議藉諸臣條奏已經題

覆祈禱賴
皇上精誠頻霑霈澤而臣病實不可瘳矣雖欲不再
爲陳
請而不可得矣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生平心識
之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捫心循省臣未始無
自知之明也伏望
皇上憐臣病危原非假託罷歸田里俾遂首丘別選
賢能以司
國計則公私兼得而生死無憾矣一無任懇禱哀

籲之至

崇禎二年閏四月初五日具

奏本月初八日奉

旨卿經理國計，日急軍儲，近方集議剜調，期有補

濟，何乃又申前請，着一意料理，以副倚任，慎勿辭

陳，該部知道，欽此

簡舉落字疏

奏爲簡舉事臣以臺臣饒京條奏分餉夙弊不勝

髮指卽將積書周之文監禁候

旨隨于本月初六日具疏奏

聞內敘及崇禎元年分餉九萬因銀數重疊失落山

西二萬兩玉字呈進之後復加詳閱方知遺失

緣臣病困之餘遂致疎漏之愆罪無所逃冐昧

簡舉仰祈

聖明矜憐原宥臣等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二年閏四月初七日具

奏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本內落字着增正行鄉偶誤不必引咎該部知

道欽此

題覆太倉監督陳賓盛給發召買商價疏

題爲

國帑空虛補發宜核謹循職掌剖明以清出入以

救目前事戶科抄出該巡視太倉銀庫廣西道

御史劉士禎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客鎮給發商欠何不經巡視掛發該部即查具

奏解銀先期報數及公平收兌俱申飭行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該臣隨劄行管理太倉銀庫原任

員外郎今聽降陳賓盛速查去後隨據本官呈

詳前事奉本部劄付備查天啓六年密鎮年例銀兩的于何日給發領銀者是何官商爲何不經巡視掛發限即日回報以便覆

奏等因奉此該職不勝驚惶卷查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本部劄付爲六年商價未給七年豆草又派窮商萬難支吾懇乞亟賜拯救事貴州司案呈據密雲管糧郎中和于朝呈稱據龍慶等倉商役提廷寵等告稱竊照密雲小邑民得多收十斛便行僉派商役原無殷富吳堪壓

價再派天啓六年冬蒙派寵等九倉商役置辦
穀草八十五萬束黑豆三萬石舊規先給半價
完納找領此番未發分文責令上納遵法揭借
如數辦完訖各倉實收可查連運脚共計該價
銀八萬三千餘兩至今年半未發分文借貸利
過于本昨又蒙派買天啓七年分穀草一百萬
束黑豆四萬石立等支放檄催如雨切念寵等
揭借辦買前價未領後派又及即敲骨吸髓實
莫能辦伏乞速為給價庶救各命如再空文督

責各役惟有死從二字連名激切哭告等情據此看得本鎮豆草爲戎馬最急之需六年召買上納許久價銀委應給發無奈京運不繼三載將腹半載于茲日夕深慮衆怒之胱巾奚暇給商價哉此明知而勢不能也今據各商陳告字字非假焉能再責其承辦七年之豆草也矧今邊倉需豆甚急時已及農失此不置貨易何從擬合代爲亟請買備仰乞本部俯念邊商困苦之狀准將本鎮召買豆草價值連新帶舊批發

八萬兩給發前來俾各商領出速爲置買豆草
庶倉場充盈邊方蒙無疆之惠矣等因到部蒙
批司查蒙此查得召買豆草糧儲要務今該鎮
之請情形實非得已且原係本鎮年例內已題
未發之數非額外之濫支相應依議但不能盡
如其請合無新舊先批發五萬兩劄行太倉銀
庫給發該鎮呈堂蒙批先劄發三萬兩奉此案
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劄事理即
於解到濟邊銀內給發三萬兩責令委官領回

寄鎮餉司給發各商作豆草價值應用毋得違
錯奉此本年九月十一日又准總理密雲糧儲
戶部郎中和于朝手本為懇恩移催豆草價值
以拯羣蟻事據本鎮九倉商人稟前事揭借辦
納天啓六年分豆草俱經上納倉場支放完訖
所有價值向因京運不繼未蒙賞給各商奔告
部堂蒙准批行貴州司查明呈覆本年春間劄
庫另給銀三萬兩俱在年例銀內銷筭等因到
庫各商守候至今盻眼欲穿等情據此看得此

項召買價值遲今二載各商哭訴情殊可原且
今又應召買之時應給舊價相應移催爲此合
用手本前去管理太倉銀庫查照堂劄將本鎮
天啓六年分豆草價值銀三萬兩給發委官希
勿遲滯准此爲照該庫發銀一遵堂劄派數與
巡視科道掛發執結而後諒貯之多寡酌時之
緩急具揭說堂堂不批允無敢發也查得密雲
委官田見龍領天啓六年分召買豆草年例銀
一萬兩原係本年題

准年例未發之銀業經先任巡視科道六月初二日

掛有年例總結在案不必另行单結者也自崇

禎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本部劄發三萬兩又

准該鎮和郎中催發職始于去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說堂僅開一萬蒙堂批此項准發是日說

堂不下數十項而獨此一項准發職隨于去年

十二月初二日給發初十日報放本部訖領銀

者該鎮委官田見龍也其應領某商某商原在

該鎮俟給職不得而見焉至劄准發三萬而職

詵堂手本僅開一萬正謂庫藏空虛舊欠不敢
多發也此銀原在六年年例內銷并執結久已
掛發惟是酌緩急而覈是否在巡視不得不嚴
其言職已調用當遠扣除之嫌料理候代是疑
職發此銀在既蒙降譴之後伏祈照查原報放
期的係何日明白回　奏而巡視之疑或可煥
然釋矣然何以報銷如自今也原給銀兩未能
全給難得報銷例於任滿交代截出報筭亦決
之不得不然者也巡視以未經手之事而不安

于心行查于職而職以堂批回復行查于司而
司以丁艱故未及回宜乎巡視之不能不疑而
求明也等因到部該臣等看得各鎮年例俱有
拖欠在密鎮似不應獨補但查此項銀兩即年
例之中而擬為豆草之辦又以渐料之急而姑
為舊價之償似又別鎮所不得援以為例者也
是以該鎮和郎中呈詳臣部復移文該庫催促
甚迫為查各商本年納過穀草黑豆約應給價
銀八萬三千餘兩無柰庫貯空虛遲延日久前

原缺

祭告　社稷復命疏

題爲復

命事臣因夙疾未痊復被人言頃於六月初九日具

疏上懇

天恩俯賜休致疏已上矣復於本日見禮部題祈禱

雨澤例該祭告

社稷　伏蒙

聖恩

欽遣臣行禮臣念時日已迫未便控辭故

遣祗擬屆期力疾行禮廼本月初十日復有
平臺召對之
命臣以潦倒指摘之餘方恭聽
皇上之罷斥既不敢靦顏以對
君父遂不克匍匐以入
朝班非故爲偃蹇也然而私心之惶悚甚矣至於
欽遣之
巽命在先
社稷之祭告最重分無可諉義不容辭臣蠲齋心沐

疾入

壇未明行禮幸於事而竣矣謹具疏復

命并備陳下情伏惟

聖明鑒照

俯賜矜宥微臣幸甚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崇禎二年六月十一日具

題本月十四日奉

旨知道了部務煩劇卿廉勤端練朕所夙鑒速出

供職不得再陳該部知道欽此

奏辯[illegible]關院猜[illegible]求罷疏

奏爲微臣據事回

奏原無隱護敬剖心疏仰祈

聖鑒并

賜罷斥以明

國法以重言路事臣於本年四月十八日接

內閣揭帖奉

上傳今早

皇上文華面諭陳艮訓疏參王應豸剋餉欺君本着

戶兵二部作速看議戶部未見奏上王應豸原本
所報節省五十七萬餘兩是實是虛果否即是扣
除八箇月舊欠軍餉功罪不可相掩卿等傳與戶
部奏來欽此臣隨具疏
上聞內開罪撫王應豸報節省新舊餉銀五十七萬
餘兩臣合算之止節省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
九十一兩五錢有奇是實其浮報節省銀一十
九萬二千七百零八兩五錢有奇是虛遵
上傳也謹題未奉

上傳之先雖有看議
明旨在前臣義不敢
瀆陳懼以冒昧買戾也嘗既奉
上傳之心
天語煇煌職掌攸關臣義不容緘默倘以遲違獲罪
也原區區此心天日可表寧敢借申明錢糧之題
且為罪撫卸過哉續奉
聖旨據查王應豸節省浮報已屬有欺其不職致變
尚有餘欺不必以哄諭捐餉擬罪欽此是罪撫如

山之案已在

聖明睿鑒中矣適從邸報見巡關御史方大任有撫臣罪案不一　一疏未語侵臣其不滿于臣者則臣原疏有云薊撫所報節省原在未發之中非見省已發之物然省得一分則臣部可少欠一分是彼得其名而臣部幷受其實等語而疑臣巧爲應豸解夫臣就餉言餉非敢爲應豸解也九邊舊餉爲數頗多臣部年來積欠亦復不少彼俱以未發者爲歷過實數請討不已今

既具疏裁汰則未發者可不作欠於後來查薪

餉則係當年停發者其所浮報節省臣部曾力

駁之不少假貸若實在節省者而亦槩爲抹殺

將何以服其心查

聖諭內原有果否即是扣除八箇月舊欠軍餉臣部

於八箇月舊欠見在陸續奏給即前鼓譟時旂

發十七萬皆是物也稟奉

明命虛虛實實自當明白具報而敢含糊

上聞乎至于應多激變定非無因而非節省二字所

得撫臣前疏未所云撫馭乖方或別有罪[illegible]
當還之公論俟之執法總不敢于職掌外多[illegible]
一喙其為應豸解否原疏具在何能逃
聖明洞鑒臣與應豸原係同省異府道里隔遠素不
識面當此疆事決裂之日變章指摘之餘而臣
祗奉
上傳拘泥職掌不能引嫌固辭以自守其硜硜之[illegible]
誠無所逃于愚魯之罪然臣精白一心自盟[illegible]
衷真可仰對

皇上共質諸臣而毫無委曲其間也若果粉榆情戚

一軍

國念潭妒臺臣所言則臣當萬死矣是用不得不

畧陳原委剖白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簡臣回

奏原疏

鑒臣有無欺罔并

憐臣病苦餘生罪過多端亟

賜罷斥放歸田里以爲大臣曠職之戒以申言路

摘之明郎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弘恩也不勝惶悚跼蹐之至

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具

奏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王應多節省銀數卿據實具奏方大任疏論偶

及不必介意言去該部知道欽此

題報薊密永昌新發兵餉　疏

題爲重鎮兵糧事〃　軍枵腹堪憐懇祈

聖明亟發月餉以救倒懸以奠

神京事戶科抄出順天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王元雅題前事內稱薊鎮中協速發欠餉四箇

月東西二協及昌鎮各發餉二箇月等因崇禎

二年閏四月初九日奉

聖旨薊門重地三協兵餉著即與措發民運一并移

催該部知道欽此又准順天巡撫王元雅揭爲軍

士缺糧布散謗帖情復可虞懇祈咨發銀兩以
圖消弭事飢兵困苦日不聊生且訛言繁興殊
爲可慮乞早請給月餉等因又該薊遼總督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喻安性題爲
陵邊饑戍嗷嗷告急懇祈
勑部速發役過錢糧以解倒懸事內稱薊昌兩鎮月
餉酌量多寡各發數萬急救然眉等因崇禎二
年閏四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薊昌兩鎮月餉京運各與查發民運屯鹽等

項一併催解督撫恩威素著豈難彈壓晉陵即解
發愆期自可咨部督催何遽露章控請該部知道
欽此又准薊遼總督喻安性揭爲激切懇請月
餉事閏四月十七日午時分據密雲餉司和于
朝稟稱各軍聚衆四五百人向職衙門討要軍
餉勢甚洶洶該本部院一面搜借標下各項銀
兩許給一月糧銀一面出牌曉諭各軍感激即
時解散等因准此除民屯錢糧另行督撫餉司
查催外臣部仍議酌發餉銀續據新餉邊餉二

司說堂極力搜括已經陸續發餉接濟開報到

部該臣看得

畿輔重地軍士雲屯臣待罪度支實以措發月餉

爲職朝夕兢兢日不暇給亦賴我

皇上軫念邊驪

功令有沁討臣所督催與所給發者較往歲不啻

過之雖舊逋未能立辦而現月亦覺粗支即薊

鎮軍兵前三月鼓譟時臣部給發新舊餉銀共

以十七萬計通算似可足支四月今云止領三

月尚未見銷筭明白鼓譟之後逃亡必多又新

奉

明旨清汰亦未見一字言及而索餉之牘日有聞也總之軍驕已甚別無約束制禦之方惟靠多發月餉以為豢養牢籠之地耳即云給發三月是直自鼓譟後僅逾兩月豈盡蕩覺而遽有蠢動不安之象豈從來數年積欠必須今日盡補而後快于心哉當此春夏之交青黃不接外解中斷新舊二餉萬分難措秦晉各邊處處告急臣

部拮据酌濟心血盡嘔其不能獨供一鎮
亦明矣然外而督撫既稱軍心動搖內而
聖明未免焦勞注念臣部又安敢秦越視之而悠忽
置之也萬不得已百方那湊於閏四月十七
日薊鎮發舊餉二萬兩十一十三十八等日共
發新餉四萬五千八百八十一兩零密鎮本月
十五十八等日共發新餉三萬一千七百七十
兩零永鎮本月十五十八等日共發新餉一萬
九千七百三十兩昌鎮本月二十日發舊餉[illegible]

萬兩俱經委官領解而戶部筋力竭矣寔以辰下新餉雖稱空匱而為關寧備者盡遵以充三鎮之用俱放至三月終止薊鎮且放至四月終止而關寧亦僅放至三月終止耳。于舊餉外解尤稱九邊仰給勢難多發然屈指崇禎二年之內薊鎮發十二萬主客通論已抵夏季客餉發五萬永鎮發四萬昌鎮發四萬有奇以主餉論已抵夏季主客通論可完春已比之去歲此時有其過之無不及也。而餉竭賦支撑目前固

微臣之分義宜爾也然臣竊有請焉夫各[illegible]
月按食似亦少數而衙門一概雖信誼諫勸[illegible]
不足則督撫之類爲代請與軍士之疾呼狂[illegible]
者亦惟是舊欠其舊欠之所自起久矣假令[illegible]
之人現月給發應無舊欠惟前之人不能現[illegible]
給發而以遺後臣臣現月給發矣而又責以完舊
欠臣豈有點金之術歟且臣匪有所斬而故[illegible]
其完也臣稔知皆實歷過月餉又不得不完[illegible]
假令臣擁不涸之倉而額奉衙門于以討軍[illegible]

而請積逋也

皇仁而慰羣心臣即捐此頂踵豈敢有愛乃額餉俱

既縮矣呼庚呼癸章滿公車往時臣部緩宣雲

秦塞而圖關寧今并緩關寧而圖薊門矣臣之

牛馬拮据鞅掌補苴固自無所辭責而督之在

辦舊欠臣即負罪而力不前總難令軍心之靡

厭也譬之庖人然庖之不治而使待哺者磨厲

動色嗔目語難貽主者憂庖人有餘戮矣顧庖

人數米而炊其實且乏米也能爲本日之食殆

矣。而又兼為先日之食。待哺者本日無缺食
矣。而又望以兼補先日之食。即重呵譴責。應
怨無益緩急之數也。今臣所處。不幸類此。有關
有制之兵有能之將可使其兵効死靡它。伏祈
督撫重臣當必别有懷德畏威之感孚。用鼓有
勇知方之大義者。若徒借口索欠日為嘵嘵恐
九邊之積逋不止薊門一鎮尤而效之其又奚
誅伏祈
皇上俯鑒臣部措餉委無遺力

諭令各鎮軍丁此後不論京運民屯但一月有一月之餉便足糊口而不得盡取償于京運亦不得盡責望于積逋其累年拖欠姑俟寬裕之日再行補發庶覬覦潛消反側漸定而臣部亦可藉以措手矣而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具

題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覽奏薊密永昌發過餉銀數目知道了新舊

已發過十七萬足支四月今僅踰兩月即稱[illegible]
動以鼓譟要挾漸何可長該督撫官嚴飭將領[illegible]
明紀律不得效尤試法以後京運務足現月還嚴
催民屯錢糧通融支給該餉司速將發過數目按
月銷筭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

四懇休致疏

奏為微臣狗馬之病日深日憊力疾不前謹冒[illegible]

四懇休致以遂生還以免悞

國事臣頃於本年閏四月初五日三懇

天恩休致滿望得

請嗣於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卿經理國計日急軍儲近方集議剤期[illegible]

濟何乃又申前請著一意料理以副倚任慎勿[illegible]

陳該部知道欽此臣莊誦再四不禁感極而[illegible]

以沚竊念臣自入春以來憂勞成疾兩[illegible]

休未荷

矜允迄于入夏有病而過叢生有過而病愈劇發[illegible]

不能支之身任萬不易勝之事心血嘔盡從[illegible]

顛蹶更不勝悚仄懇切陳情又復蒙

天恩勉留于是臣情愈棘而臣詞已竭矣適值

皇上精誠格天臣奉

旨有謝雨之役又

北郊在邇臣分當陪祀護

蹶萬非假蹇床褥之時隨惡死力疾復出供職矣惟
是衰病之軀遇勞輒篤脾胃之症觸暑爲劇頃
自閏四月二十八日入署齋宿料理積案夜以
繼日泄瀉故疾輒爾復發迨五月初二日
北郊事竣且變而嘔吐下痢矣扶掖歸來呻吟一榻
不覺惴惴性命之憂夫
皇上之留臣非爲其忝居九列姑示以優隆禮貌已
也必謂軍儲正急料理需人意臣精力尚可竭
蹶病勢尚未困憊也微臣祗承

上命致身事

君非僅從七尺起見姑戀此榮華富貴已也必謂遭

時遇

主平生奇覯苟時艱之可効吾何愛乎髮膚也决未

有軍

國實未有瘳病勢已難復起

國計已誤豈堪再誤而猶以一息尚存借口瘁瘁

浩蕩之恩而重負乘之誚則臣今日之罪案也且臣

馳驅仕路業經三十八年齒踰六旬精血蕭[illegible]

憂勞煎爍久病失調固已委頓之極無復支持之理見今泄痢交作形骸骨立飲食不消倍昔哽噎醫家僉謂元氣虛弱此病在本而不在標斷非藥餌可冀奏效若不謝事靜攝將成勞瘵翻胃之症雖盧扁無所施其技倘不蚤自引決惟有奄奄待盡耳臣部前此軍儲雖云窘急然猶可補塞也今則新舊二餉當此春夏之交外解稀濶之時萬分艱迫無可藉手關寧新餉臣部催檄如雨四月僅發一半各鎮舊餉原設歲

額不敷積年壓欠尤多近雖奉

旨會議猶是遠水近火兼以薊鎮屢經鼓譟宣雲外苦兵荒三秦饑民嘯聚無一處不告急無一鎮不呼庚臣每一思之五內徬徨中夜不寐比雖仰遵

明命稍稍那湊抵補而脫巾疊聞露肘日甚真是仰屋莫措咄咄書空明乎持今日之籌者斷非衰齡病夫之任矣況復一疾瀕危不復能強起入從此以往脫巾露肘之景更有不可知

者聚方來不可知之潰裂以重從前無所逃之
罪戾即粉骨碎身亦復何贖此臣所爲痛心疾
首不能一息即安者也蓋
皇上所以勉留臣者爲軍
國計冀老馬猶堪鞭策而臣所以力懇
皇上者亦爲軍
國計知駑力終難遠到是以雖感
高厚之恩戴
知遇之隆而終不敢以垂斃之軀冒鞠躬之誼者臣

之自揣自知固甚明也謹再具疏哀籲
乞
皇上憐臣危病量臣苦衷
立賜骸骨使臣生死無誤軍
國之憾即以身塡溝壑有餘快矣臣病勢昏憒語
不擇音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二年五月初四日具
奏本月初七日奉

肯度支重任朕方眷倚忠藎豈但優隆體貌卿既

憂邊急餉政當勉力籌畫何乃輒以病請著即出

視事愼勿杜門致稽部務 部知道欽此

班軍折半冊請明示充餉疏

題為班軍折半充餉節蒙
聖明俞允恭請
俯賜畫一以便奉行事項臣於崇禎二年閏四月初
四日題為邊餉奉
旨會議謹陳片曝之愚等事復奉
聖旨班軍京營已奉旨折半餘邊鎮或留修工或應
折價聽督撫酌便具奏存留錢糧速催賦役全書
聽覈冗月逐事節汰水田就便開墾灘蕩地方兼

能官隨宜清理不必槩丈吏員實歷冠帶嚴禁
籍衛吏裁省員額現役免汰關課按數考成吏典
納班彙解俱如議司府紙贖買稅查解二欵該撫
按官酌議無為貪官藉口監生納班等五欵不必
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除錢糧各欵應申飭者
申飭應酌議者酌議應停止者停止事關永利
未敢草率容臣詳細彙冊完日具疏覆
請外內邊鎮班軍雖聽督撫酌便具奏然非留軍修
工即折價修工欲借充餉似不可必得之數也

惟京營班軍折半一節先于本年二月初十日

該樞臣王洽題爲傳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奏京操班軍額例知道了督半赴操總協巡視逐名點覈不許倩代折半助餉載入考成司府官嚴行催解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伏稽樞臣疏内所載計春秋兩班官軍共四萬二百七十三員名折半踐更計二萬一百三十七八員名其行糧之在臣部者大略以收操之

日爲始撤放之日爲止約三箇月每軍月支米
四斗本折相半共約米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二
石四斗共約銀一萬二千六十一兩二錢臣遵
奉
明旨徑行扣貯一半充餉係臣部職掌不敢贅
請伏查春班所隸
中都之安家銀則有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
解京給散大糧銀則有三萬一千五十一兩零
山東之安家樞臣疏內未有的數料亦不下數

千解京給散大糧銀則有一萬六千八百四十
二兩零秋班所隸
中都之安家銀則有六千四百一十二兩零解京
給散大糧銀則有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七兩零
山東安家銀則有五千五百六十六兩零解京
給散大糧銀則有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零河
南查無安家獨有解京給散大糧銀二千八百
六十八兩零以上約銀共一十二萬有餘以半
折計約銀共六萬有餘此六萬有餘是臣蒿目

而苦于無從腐忍而未敢異辛者樞臣臚列涸
悉皎若列眉謀
國忠藎如籌家事汰虛糜而裕軍儲俾臣得藉手
附有未議樞臣之既臣者多矣惟是軍之所屬
則隸在兵部而餉之所歸則又隸在臣部兵部
即無計口授餐之責而京營塞垣之間寔滋煩
費雖亦奉有
明旨助餉然所折者軍實也似應屬之該部臣部原
不得越俎而問戎行第緣邊餉不敷致屢

異命會議科臣條陳再奉有折半充餉之
旨若憐臣部之無措而
賜之濡沫也似又責在臣部總之臣與樞臣事切同
舟誼期共濟萬不敢自分岐塗而耕當問奴織
當問婢分泒一聽於
主命伏乞
皇上立賜明示此項銀兩如聽兵部作正支銷則臣
部不敢過而問焉如准臣部充作邊餉少紓眉
急臣當載入彙冊亟行申飭督催施行臣不勝

隕越待

命之至

崇禎二年五月初四日具

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軍儲原繇計曹這京操半折班銀准歸卿部充

餉彚冊督催畫一行欽此

五懇休致疏

奏為臣病愈危臣職愈曠五懇

天恩速賜休致以無悞軍

國大計事臣于本月初四日因泄痢大作病疲瀕

危四懇休致續于初七日欽奉

聖旨度支重任朕方眷倚忠猷豈但優隆體貌卿既

夙遴急餉政當勉力籌畫何乃輒以病請着即出

視事慎勿杜門致稽部務該部知道欽此臣莊誦

明旨伏枕叩頭不勝感激不勝惶悚既獎忠猷復勗

籌畫何春溫也既戒杜門又飭部務何秋肅也

爾臣前此亦嘗勉矢葑菲夙夜在公無奈時乖

命蹇禍過災生天實限之人且奈何臣自初病

以迄今日倐已匝旬委頓已極全無起色見今

赤白洞下膿血淋漓痕藉汙穢無復人禮飲食

盡嘔骨瘦如柴所未登見錄者僅呼吸毫髮間

耳蓋泄痢亦人所時有也惟以衰年久病者當

之則九死一生之症也臣先是杜門雖在病困

每每延見司屬商確政務裁決公務日行不滯

未常以病爲解而今呻吟床褥跬步爲艱蓬[illegible]
垢面其奚能冒接冠裳神昏力竭復不能料理
積案此而望之擄一猷獻一畫其將能乎此[illegible]
責之無杜門無稽部務其又能乎鰥曠若此[illegible]
安用之撫心循省臣罪深矣此臣之所爲痛心
腐首而不能頃刻即安者也度支非臥病之[illegible]
膏肓非易瘳之疾萬一
皇上不速賜玦必俟犬馬賤軀一旦溘先朝露臣雖
欽戀

皇上不可得。

皇上即欲留臣亦不可得然後幡然更始選賢[illegible]

然後特已久而僨事已多矣誰妨賢路。誰誤[illegible]

國計以至于此。是臣生無微勞而死有餘辜也。[illegible]

有死不瞑也。是用五懇

天恩蚤賜微臣休致仍亟會推以重邦計則臣雖[illegible]

之日猶生之年也辰下各邊兵餉雖稱匱詘[illegible]

仗

皇上威靈竭蹶奏洎亦覺少支月前恐有疑臣[illegible]

難避患而托病求去者。請乞
皇上敕令法曹臨臣私寓驗臣病勢。若敢僞爲無病
有病。飾小病爲大病者。臣請先受欺
君之罪。願甘斧鉞之誅。 臣無任悚仄隕越之至
崇禎二年五月初九日具
奏本月十二日奉
旨卿體力強健偶恙易痊何遽連疏亟請大臣急
公不辭勞瘁。佇即勉出。勿再控陳。該部知道欽此

六懇休致疏

奏爲戀

闕徒殷沉痾難起六懇

天恩乞賜休致以免重誤

國計事竊臣患病垂危力疾具請五懇歸休伏枕

待

命續于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卿體力強健偶恙易痊何遽連疏亟請大臣急

公不辭勞瘁佇即勉出勿再控陳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臣於私寓恭設香案扶掖叩頭望
闕謝
恩訖伏念人臣遭時遇
主就列則傾心委任乞退則溫語慰留覆餗已見而
不督其過衰病已極而不厭其憊有
君如此奚忍負之區區軀命不思捐以爲
聖明報豈復有人心者哉犬馬猶知戀
主蛇雀亦復啣恩而臣連疏亟請悠然決去是以人
而不如物也惟是捐軀而有濟于

國則事君致身之義也捐軀而無補于時則貪位
固寵之謀也臣籌之熟矣臣頃泄痢經旬垂絶
數四比雖稍歇漸止而元氣虛弱之極形骸瘦
削之極鎮日偃臥一室總出延見司屬則須羅
隨之矣終朝偃蹇一槪強起披閱文移則眩暈
繼之矣今揣勢固無生理即倖生寧有健時舉
斤砦杜門則諸司羣吏總成暮氣經旬謝事則
科抄部牘盡篆塵積軍
國大事何堪虓誤爾爾乎乃者覆議商因一疏日

久未奏效蒙

聖旨詰問督促固緣議論未一實係病困未蘇是部務叢挫之象業已見其一端[illegible]臣病既因部務不獲調攝部務復因臣病不獲料理微臣一身處于不進不退之間所係猶小

國計萬種介在若弛若墜之際所關實大臣爲是如坐鍼氊如負鋩刺誠有瞬息不能待而引去當力求者非敢規私便而辜

主恩也冀見

國計重大舉倥偬匱乏之任責膏肓沉痾之人即
勉強撐支其何能濟令苟且辦之而苟且應之
到底祗成一誤臣以病而誤
國計
皇上優容一病臣而究至于誤
國計均非筭之得也矧今師濟布列精明強幹百
倍於臣者固不乏人惟
皇上之所使何用此尫羸骨支者俾之自誤且誤
國乎伏乞

聖慈垂鑒臣病委篤臣去難興待刻期放臣生還暫令

亞卿攝署速遴才望推補庶

國計付託得人而臣亦覺生順而死安矣臣屢干

冒

天威無任兢惕隕越之至

崇禎二年五月十四日具

奏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卿司計勞苦朕所鑒知既奏偶恙已漸痊准調

理二三日即出理部務不必再陳該部知道欽此

會計邊餉[illegible]遵[illegible]行彙冊頒[illegible]疏

題爲會議已經

宸斷立法務在必行仰祈

聖明申飭中外同心共裕

國用事臣以邊餉匱乏仰屋無策賴在

廷諸臣協恭之忱各抒碩畫臣等謬加參酌條列

四疏仰塵

睿鑒我

皇上權一時之緩急酌百年之利弊可否一經

聖裁行止定爲

令甲復諭臣部彙冊頒行中外務求畫一

天語諄諄欲裨實效毋托空言其所以計餉者亦何

周至而深遠也臣於

明旨允行條議內反覆斟酌其間確有實據可濟目

前急需者如班軍折價加增榷額停修倉廒板

木改折此已有額數而但須徵解者也如增加

鹽引搜括雜稅南馬協濟修衙銀兩牙行換帖

奏解紙贖議捐公費河洲灘蕩吏農班價寺田

起科。裁革冗役清汰 虛冒。生祠變價。實稅酌徵
緞工冠帶京東水田。此未 有確額而猶俟查覈者也。
總計凡二十款。然非 取之民間。亦非增之額外。
不過那緩以就急。裒 多以益寡。舉向來耗蠹於
無用之物力。一轉移間。便成九邊之丹膏耳。臣
部沿門持鉢。似強人以太難。顧原非得已也。若
求者勢如救焚。而應者竟作畫餅。是臣部能議
而未必能行。中外即勉強奉行而不能湊手。如
國計何哉。及查臣部從前會議業非一次。其

成命甫頒旋即廢閣者多矣臣所以痛心往事而熟
籌於將來也况
聖斷凛然既破築室之謀輿論僉同須濟
公家之事願諸臣各化成見緩急相關臣之罪戾
或藉此以少逭矣臣雖病困垂死旦夕去
國而九邊軍餉之匱乏未嘗頃刻寘諸懷謹將奉
旨允行條議諸款彙成一疏恭進
御覽合候
命下刻刊成冊頒行各該省直更望

皇上叮嚀申飭內外同心應商確者商確應承認者

承認務令不敷軍儲早有着落早定畫一儻有

以空文支吾者許令臣部執自簡以繩之危疆

幸甚臣愚幸甚

一開

一班軍改折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

看得京操之有班軍所資以壯爪牙衛

神京也京班凡十六萬人後撥山東河南等處邊

班一萬二千人所需之費項不一而數不

貲使用其力稱其食

國家亦何靳焉乃京軍則正身少而雇倩多按籍

有軍索米有軍其實强半子虛也做工則

專覔市人僅修故事入操則不諳訓練祗

成具文而徒以不貲之需充積猾之腹即

時方舉盈亦不可若是屑越而況三空四

盡之日耶邊操自

世廟庚戌之變古北口之失撥之以助邊防然未嘗

用以敵愾也不過備修築而已迄今幾及

百年往來不輟登城堞之傾圮無虛日版築之力役無已時耶若曰以備戰守也則該鎮有主客官兵具足對壘亦可荷畚插而又有修城修牆等項錢糧具在安事此僕僕者無益緩急而徒糜金錢為也此當移文督撫查議并行改折者也京操近經兵部題覆折半充餉而尚未能斬斷藤葛仍留其半亦可惜也夫果有實用則不宜議折無實用則折不宜止半當如科臣議

併京操邊操兩軍俱免赴班查照名數發
於原籍地方訓練其原籍安家行糧查明
確數盡扣觧部以充軍餉該鎮操糧亦可
扣減計甚便也及查科臣沈惟炳劉先春
祖重煒顏繼祖王都臺臣蔣允儀劉學詩
其議皆同等因奉
聖旨班軍京營已奉旨折半餘邊鎮或留修工或應
折價聽督撫酌便具奏欽此欽遵該臣等覆查得
邊鎮班軍聽督撫酌便具奏就中非留罷

修工即折價修工欲借充餉似不可必得之數也惟京營班軍折半一節先於本年二月初十日該樞臣王洽題爲傳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奏京操班軍額例知道了督半赴操總協巡視逐名點驗不許倩代折半助餉載入考成司府官嚴行催解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伏稽樞臣疏內所載計春夏兩班官軍共四萬二二百七十三員名折半踐更計二萬

一百三十七八員名其行糧之在臣部者

計三箇月約該米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五

石四斗約該銀一萬二千六十一兩二錢

徑行扣貯一半係臣部職掌不敢再贅伏

查春班所隸

中都之安家銀則有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

解京給散大糧銀則有三萬一千五十二

兩零山東之安家樞臣疏內未有的數想

亦不下數千解京給散大糧銀則有一萬

六千八百四十二兩零秋班所隷

中都之安家銀則有六千四百一十二兩零解京

給散大糧銀則有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七

兩零山東安家銀則有五千五百六十六

兩零解京給散大糧銀則有一萬四千八

百七十兩零河南查無安家獨有解京給

散大糧銀二千八百六十八兩以上約銀

共一十二萬有餘以半折計約銀共六萬

有餘此六萬有餘樞臣臚列皎若列眉謀

國忠盡如籌家事汰虛糜而裕軍儲俾臣得藉手

附有末議樞臣之貺臣者多矣惟是軍之

所屬則隸在兵部而餉之所歸則又隸在

臣部兵部即無計口授餐之責而京營塞

垣之間實滋煩費雖亦奉有

明旨助餉然所折者軍實也似應屬之該部臣部原

不得越俎而問戎行第緣邊餉不敷致塵

巽命會議科臣條陳再奉有折半充餉之

旨君憐臣部之無措而

賜之濡沫也似又責在臣部總之臣與樞臣事切同

舟誼期共濟萬不敢自分岐塗而耕當問

奴織當問婢分派一聽於

主命伏乞

皇上立賜明示此項銀兩如聽兵部作正支銷則臣

部不得過而問焉如准臣部充作邊餉以

紓眉急臣當載入彙冊亟行申飭督催於

行奉

聖旨軍儲原隸計曹這京操半折班銀既准歸兵

充餉彙冊督催畫一行欽此欽遵爲照京操[illegible]

兩班山東河南

中都共官軍四萬二百七十三員名其安家大[illegible]

約共有十二萬餘兩歷奉

明旨每年折半與臣部充餉則三省直應解臣部者[illegible]

共該六萬餘兩其徵收有隸府縣者有隸

衛官者仍當照春秋班舊規按數起解[illegible]

臣部咨行鳳陽河南山東撫按衙門責[illegible]

兵道都司上緊催解列入考成永爲定[illegible]

有不完者照例查參

一加增榷額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

看得各關榷稅臣部年前曾有軍餉維艱

榷政宜飭一疏正與科臣意合蓋自有關

稅以來人莫不艷視之求其淡泊自操寬

商裕

國者有幾然人品原不同科不肖者多營私之念

惟知困以自肥賢者抱急公之懷正可借

以自見南北榷關凡八有舊額有新增奪

北新關原額四萬天啓元年加增二萬天啓五年加增二萬共八萬兩滸墅關原額四萬五千天啓元年加增二萬二千五百天啓五年加增二萬共八萬七千五百兩九江關原額二萬五千有奇天啓元年加增一萬二千五百有奇天啓五年加增二萬共五萬七千五百餘兩而兩淮鈔關原額二萬三千天啓元年加增七千六百天啓五年加增一萬五千共四萬五千六百

兩揚州原額一萬三千天啓元年加增二千六百兩天啓五年加增一萬共二萬五千六百兩臨清關原額銀八萬三千八百兩河西務原額四萬六千兩以上二關并無加增因解不足額臨清議減二萬兩河西議減一萬四千總期於必完耳崇文門原額六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零天啓五年加增二萬共八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零此舊額與新增數也查以前榷關司屬

有如額起解者有解不足額者今再申飭

嚴加考覈以完欠爲殿最以溢額爲優絀

又查天啓六年奉

旨助工稅差照正額每兩加羨餘一錢後來各差所

解多寡參差有名無實臣因

大工已竣題改助工爲助餉每兩加羨餘銀五分解

入太倉查正額已兩經議增尚有完欠不

等應難再增今於解羨之内仍量增五分

爲一錢照正額通算合計八關每年共增

銀五萬餘兩務要全解毋託空言仍不許
借户增税致剝商膏以叢物議至差滿日
亦同正額考覈庶法平而商不稱困美報
而數亦頓增矣及查憲臣曹于汴楊鶴錢
臣孫居相科臣沈惟炳陳良訓劉斯琜張
鼎延臺臣蔣允儀譚汝偉劉學詩王相説
鄧啓隆樊尚璟龔一程胡良機其議相同
等因奉
聖旨關課按數考成欽此欽遵相應備劄南北榷關

除每兩加羨五分外仍量增五分爲一錢
照正額通算合計八關共增銀五萬餘兩
務要按期完解到部充餉不許借口增稅
致剝商膏以叢物議差滿之日應同正額
一體考覈
一停修倉廠議之者科臣沈惟炳臺臣蔣允
儀宋師襄也該臣等看得倉廠三年大修
每年小修大修隸於工部小修隸於本部
動支籌架銀兩此舊例也案據天啓元年

本部移文工部查當年停修倉厫一次該
該銀一萬有奇據工部回稱准將戶部應
還工部米折軍夫銀二千九百二十兩及
山西司應分事例銀七千兩扣足抵還此
從前舊案也邇者倉庾如洗厫之空者不
可勝計矣及查大修每歲應修二十四座
自天啓元年以後止修一十二座以天啓
三年工科抄叅爲準合用物料等銀共該
六千九百九十九兩五錢零所有減修一

十二座該存銀六千九百九十九兩五錢七八年來興作既減今議再停大修三年所省無算工部即不盡還臣部或亦比照前例自崇禎元年爲始於事例內照數量扣稍濟匱之亦兩便之道也至於小修籌架銀查京通則例每石五釐大約進倉者二百餘萬石以一倉計之應該六十餘兩除內給守支等費每歲應有數千金空厫既多則小修總屬名色當以一半作籌架

一半充正餉亦暫借二三年以佐軍糈不
及者也等因奉
聖旨修廠酌停勿致大壞欽此欽遵爲照酌停修廠
從前有此舊例近自天啓元年以後止修
一十二座計所減修一十二座以天啓三
年工科抄祭減省之數六千九百九十餘
兩爲準七八年來所省無筭除姑置無論
外今議查照前例自崇禎元年爲始再停
三年每歲可省一萬三千九百餘兩照舊

於工部事例內如數扣筭抵還臣部此[illegible]
昔年已行之例至於小修每歲亦當省[illegible]
允餉合咨工部循例行之仍咨督部轉行
京通二廳監督一體欽遵施行
一板木改折議之者科臣沈惟炳臺臣蔣允
儀也該臣等看得板木改折原始於本部
尚書汪應蛟具題奉
旨准以天啓元年改折據查額解之數松板八千九
百七十五片楞木九百九十七片共板木

折價要以產木遠近定價值貴賤歷查舊
牒應折銀三千七百三十九兩五錢此數
折之大凡也自有改折復有截漕而糧之
入京庾者什僅其七板木用以鋪倉因有
剩餘徒滋朽腐天啓六年湖廣道王御史
具疏欲以六年七年改折奉
旨通行而各處奉文稍遲多觧本色因議以崇禎元
年二年抵之向以事關搜括解入新餉元
年者約十之五而二年者今尚未到也除

已折者再加申飭以後每年務令本[illegible]

價各以一半解進本色入倉供用折價

太倉作邊餉支銷不得復隸新餉至於

折地方漕米改折而板木俱宜改折恐

口災傷僅解正項而此項折價置不問

當詳查雖曰竹頭木屑爲數無多然以

年計之可得二萬餘兩上下兩利確乎

行者也等因奉

聖旨板木改折災折並解欽此欽遵爲照此項板木

原處有餘後因軍需孔棘議折充餉除元
年二年已有成議外此後每年改折一半
向來俱助新餉今舊餉視新餉更不贍矣
合將此項折充舊餉咨行浙江江西湖廣
南直等處彙解太倉仍咨漕部查覈完欠
毋容隱匿

一增加鹽引議之者禮臣何如寵憲臣曹于
汴楊鶴也該臣等看得自正引積而官鹽
壅製掣坐費而官鹽貴知者皆歸咎鹽少而

奸徒私販乃十倍官鹽豈皆天所雨哉
其故商人所受者引內之鹽而夾帶之
更嚴於私販竈戶之餘鹽又安售焉於是
亡命之徒揭竿與販了無禁忌無怪乎私
鹽日多正引日滯官鹽日貴也邇者商人
正引之外既許夾帶餘鹽亦示以通融
合無產鹽地面或於額引之外量增新引
或於額引之內量增斤重俾令商人儘
資本任買場鹽則商人可以公平交易

不必坐守竈戶可以憑鹽售利亦何樂
鬻商引自銷鹽價自賤竈鹽自行私販
絕自無窮之利端在於斯矣臣前疏所
欲於淮南增引者正與官鹽廣而私鹽
不謂諸臣所議亦復相同所當移會各
直巡鹽御史亟行商確具奏者也惟淮
積引在科臣解學龍臺臣李栖俱云當
真偽以酌行止誠為有見至臺臣劉學詩
又以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議欲仍用袁世

振借其心計俾令通變宜民疏理鹽課

亦今日鹽政之急務也等因奉

聖旨增鹽舊商自承不准新商攙利欽此欽遵㑹[illegible]

量增新引加重鹽斤俾籠鹽者有所售而私

販自可屏絕此拔本塞源之法也舉

朝有同心矣聞長蘆等處商人亦有願增新引而

苦於剏始者粤東行減斤配引之法歲即

增課數萬是行之而有効者相應移咨都

察院轉行兩淮兩浙長蘆河東各巡按御

史并福建廣東各巡按御史查照
欽依事理或於額引之外量增新引或於額引之內
量增斤重并增課銀若干務要秉心公虚
從長酌議限三月內回
奏以憑具覆施行慎勿高閣置之徒令會議成空
談也
一搜括雜稅議之者憲臣曹于汴楊鶴樞臣
申用懋科臣沈惟炳張鼎延臺臣蔣允儀
姜兆張也該臣等看得関稅年來增加不

一而足復以僉議又照每兩加美一錢
及五萬而商已重困矣除咸陽木稅潼關
榷稅該省撫臣近題作新兵糧餉不開外
如浙之黃魚稅閩之沙埕木稅海澄雜稅
山東之泰山香稅粵東之南雄橋稅各有
定額從來俱作本省公費支銷多者十數
萬即少亦不下四五萬各有項款應當查
明原數以一半作本處公費以一半歸戶
部是以應得之稅搜括充餉原非奪其所

有者也南京宣課司稅似猶存乎見少仍當增額至於呂宋商船香山澳船果若真享其利即每歲數十萬亦不爲過但恐奸宄闌入禍出叵測是以小利而遺大害其稅之應榷與否又非臣部所敢遙度者惟是下海船隻閩廣最多牽領司府印帖於外洋貿易或有領帖一張納稅四兩至十數兩者如侍郎申用懋尤見之真而言之切然不用以市德即藉以潤橐儻肯輸之

公家所得不既多乎臣向有此條議而衆論悉以爲可行撫按司府更不得博寬大而聽令乾沒者也等因奉

聖旨榷稅嚴禁私潤欽此欽遵爲照廣東南雄府太平橋南北抽盤商稅四萬三千餘兩除解部五千兩餘作本省充餉公費浙中魚稅歲入不下萬餘金除料價三千餘兩餘作犒賞公費不列正項閩之沙埕木稅海澄榷稅渾在本省商稅魚稅項內約有三萬

餘兩泰山香稅舊有解京額銀後以兵亂免解又有撫按充兵餉銀六千兩布政司料場銀二千兩以上四款雖亦各省難割之物既已奉

旨充餉嚴戒私潤即本省有不得已之用亦當各分一半速解本部可也至於下海船隻如閩之漳泉福州浙之寧紹溫台粵之惠潮等府處處有之皆司府自作公費其納價有三五兩至六七兩者數之多寡難定是在

各官誼切同舟亟當自認報解擬合移咨
該省撫按查催南雄橋稅等項每歲應解
若干以一半作本處公用以一半解部充
餉其餘下海船稅等項酌量起解如乾沒
不報者恐物議叢而白簡隨之矣
一南馬協濟議之者科臣張鵬雲臺臣劉學
詩也該臣等看得南馬協濟
國初立法所以均勞逸也自南人不習風土寄養
稱苦不得已解銀協濟此南馬幇貼所繇

來也查

會典一款萬曆四年題

准浙江江西南直等處應解順天府南馬水夫銀共

四萬餘兩協濟北直等處驛遞年年催解

載爲

令甲推之山東河南江北衝要驛遞槩多有之夫

以南馬改爲折銀亦以通人情之窮也不

謂日久法玩地隔則痛癢不關時久則乾

没難問如省臺二三臣所言者始則壓觧幾

則拖欠又則胥爲固然子虛烏有毫不[illegible]問改折不至不得已而加派本地以救目睫是以南濟北之窮者今反爲北累矣然此項銀兩未始不在也間有解到者神棍墨吏上下瓜分當此三空四盡之日下不歸百姓上不歸

朝廷可聽此輩之乾沒而不問乎宜通行申飭派南馬地方着撫按嚴查昔何以協濟而議馬若干後何以封貼而議銀若干從前者不

可查以崇禎元年爲始將實在銀數詳細
造冊一面報部一面徵觧以充軍餉盖南
馬舊係額設非新增及私幇比此與臣原
議站銀一款互相發明所當力爲舉行者
也等因奉
聖旨南馬協濟嚴催欽此欽遵爲照南馬一項江廣
浙直處處有之按賦役全書浙中一省外
省馬價銀四萬四千三百八十餘兩雖未
註明協濟其省郎南馬之銀也至如蘇州

府協濟北直固節驛并山東河南等處馬
價銀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九兩七錢六分
鎮江府協濟順天府密雲驛鳳陽府王莊
固鎮二驛炭渚驛馬價銀一千五百二十
五兩五錢四分松江府青浦縣協濟山東
昌平州馬價銀一千五百一十四兩九錢
九分二釐而他省直可類推矣

會典內開萬曆四年奏
准浙江江西南直等處應觧順天南馬 水夫銀共四

萬餘兩又戶科左給事中薛鳳翔天啓二
年䟽稱浙江江西蘇松鳳陽等處共該山
東馬戶銀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兩有奇
此二處應解南馬之銀也而他省直又可
類推矣此項銀兩或列
會典或載賦役全書業巳明悉但各省全書未盡
解部無能懸擬多寡然皆現徵之物有半
解者有不解者協濟地方未受實惠宜咨
行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南直等處撫按查

照凡協濟南馬銀兩一面先行報部一面
徵解充餉況夫馬遵
旨裁減協濟地方無所用之計每年可得二十萬不
至冒破於無用之地也其於軍儲亦有大
濟矣

一修衙銀項議之者科臣劉先春祖重煒顏
繼祖王都也該臣等看得地方官衙宇雖
爲傳舍而到任有修每歲有修皆編入正
項錢糧在司道郡邑各官俱有定數然諸

半盡入私囊實未嘗為修理用也至於撫道衙舍撫按公館皆窮工極飾所費無限要不過侈觀美糜財物耳亦何裨實用乎諸臣敦羔素之清風寧羨塗飾之糜費總計天下大小衙門二千餘處一處節省五十金合計即有十萬餘金縱謂修理不可盡廢合無此後令三年修理一次其兩年銀兩悉以解部充餉不則每歲解部三分之二亦權宜接濟之一道也至於廣文佐

領官卑祿薄仍應照例給與不必扣解錢

因奉

聖旨修衙量解扣銀欽此欽遵爲照各省府縣公署

及察院司道公署皆有額設銀兩如浙省

一省修理銀有三千八百餘兩以寓內計

之雖省分大小不同大約每歲可四五萬

金合行撫按照賦役全書每年以一分作

本處修理以二分解進充餉務要着實遵

行毋比泛常

一牙行換帖議之者寺臣康新民科臣張鵬
雲也該臣等看得寓內州縣地方有肥瘠
而牙行換帖無處不有盖不論原行之多
寡而論產物之有無貨之細軟珍貴者無
論矣即如米麥油酒爲民生所必用者定
有所産之方而富商大賈於此兢逐焉未
有所買貨物日以千金百金計而牙行月
積月累毫無所得者也查舊例換帖不過
數錢即設立名色折罰贖穀亦僅一兩二

錢已耳今後查天下州縣有物產所聚

貨富饒者擬量行加增亦不為多即以素

臣原任固始計之每歲納米一百八十餘

石以供縣官之用而多者尚不知其數也

此外不必再議征商矣約計天下州縣千

餘多者可得二百兩少者亦得幾十兩與

其入貪墨之囊不若充軍

國之需此與臣原議行稅實相彷彿但各處風俗

不同亦有原無行稅者善哉科臣之言固

原無者自不可增原有者亦不可減此不煩加泒亦不煩催徵者勿借口乞餉分外科擾也是在賢有司據實呈報賢撫按加意查核耳查行稅一議臺臣趙洪範李長春顧其國皆謂猥瑣且擾市壓而憲臣曹于汴楊鶴又謂牙行換帖稍有千石不足者刑臣胡世賞亦云有行稅者當行搜括科臣解學龍等疏云牙行納銀納谷夫既已徵之於民何不可歸之於

國故不敢盡廢焉等因奉
聖旨牙行換帖因地酌宜欽此欽遵爲照寓內省分
除雲貴暨窮邊州縣免議外以腹内地方
言之凡貨物出產聚集處所有商賈往來
因有牙行經紀一行領帖至十數紙納帖
折價可數百金即小縣僻州必有市肆貿
易必有牙行居間亦有三五十金本部第
知各省直之肥瘠而各撫按能知各州縣
之肥瘠今照省直額定總數約有七萬餘

兩至於酌量本省地方產聚若何應派多寡若何撫按督行司府自能定之要勿失原派之額而止今將省直酌定額數開列於後行令省直如數徵解以佐軍餉仍造冊揭報部以憑稽覈毋得隱漏有辜屬望

南直江北三千兩江南七千兩浙江一萬兩河南七千兩山東六千兩湖廣六千兩福建六千兩廣東六千兩山西五千兩陝西四千兩北直六千兩四川五千兩江西

六千兩以上州縣共一千三百一十七處
共銀七萬七千兩
一湊解紙贖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
看得今日搜括之法非能令天雨鬼輸也
總不過取之民間而民間殆不可復矣惟
就其已取之民而未輸之
國者再尋宪之則鍰贖是已但各州縣春夏積銀
久已抵充雜項薪餉惟是有司善匿報不
以實見奉

明旨申飭責令撫按另行造冊回

奏其秋冬積穀近經倉臣南居益條議職部題覆

又量取三分解京餘聽備賑則雖有存焉

者寡矣此外抵有撫按司道府官鍰贖可

搜括耳撫按公費贓罰抵充新餉原有定

額惟司道府官則一切鍰贖盡充本署私

費而毫無濟

公家非法之平也合無行文各省直撫按查照司

道府官煩簡多寡之等定爲額數每歲依

期完解有願多助者聽逕討寓內可得數萬各該司道府官誰爲憂

國奉公之心自將輸將之恐後矣及查憲臣曹于汴楊鶴樞臣申用懋科臣沈惟炳劉先春祖重燁顏繼祖王都臺臣蔣允儀李玄其議相同等因奉

聖旨司府紙贖貫稅查解二欵該撫按官酌議無爲貪官藉口欽此欽遵爲照各省道府乃承上接下之官事之大者聽裁決於撫按事之小者

州縣自爲審理其受詞或有之爲數無幾
較藩長臬憲總錢穀刑名者不同原有者
聽其捐助本無者不必過求且各道原無
有濟邊紙贖者亦多未見下落亟宜清查
一覈即原無者似難獨免但不得借口臨
訟以滋民擾所當聽撫按酌議而不得
格限者也相應轉行省直查照遵行
一議捐公費議之者寺臣呂維祺也該臣等
看得中外偶值告匱人臣誼切急公即頃

𨻶不敢自愛此豈養交裕費時耶惟是
按之贓罰公費充新舊餉已久有定額
乃解者多不如數似難加增合再申飭
歲如期完解可也至於司道各府有原
有公費者亦有原無公費而祇有紙贖
若夫藩臬府運之長尤有羨餘無碍之[illegible]
同爲王臣誰忍坐視合無一體諭令捐
酌頒簡以定多寡多者可三五百兩少[illegible]
亦須一二百兩著爲歲額於以助餉給[illegible]

所濟多矣復查憲臣曹于汴楊鶴寺臣康
新民臺臣李玄皆有此議等因奉
聖旨這寺臣條議各欵旣經酌妥悉如議申飭欽此
欽遵爲照司道府公費卽額設管轄地方
中間有無多寡或異其有者隨意捐助一
聽其便而無無者不問焉至於藩省運司之
長總錢穀之出入尤多無碍餘銀據寺臣
康新民歷任兩浙毎歲積公費千餘金閩
兩淮運司毎年額設運價六千兩餘羨有

夥位居崇膴義切急公諒不忍自處於局
京也合候申飭梟冊報部查解歲以爲常
可矣

一河濱灘蕩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
看得有土有財凡天地自然之利惟水澤
之處爲多是以河灘淤地水濱洲渚之間
在在皆有生息茀或不問而任豪右之侵
肥或私徵而充有司之囊橐
國家曾不得其錙銖之益良可惜也如科臣所議

在北有河灘淤地在南有瀕江瀕湖瀕海
新生洲渚城濠蓮藕魚利皆非田賦之正
供俱任有司之支給有司有問分其利於
上司者亦有爲本處鄉紳學霸土豪所覇
占者合無行令撫按廉委風力推官丈量
清楚或輸價承買或定課納官不必責有
於無亦不必責多與寡原非加派民自樂
從此不病民而足
國之良謨也姑舉二項如本部主事賀烺條議其

陽練湖舊以蓄水濟運其高阜處曾經原
任知縣袁鯨召民佃種抵充遼餉一年遂
免加派嗣後號
請輸納佃價奉
旨未覆若計畝徵價數千金可立至矣又本部郎中
王復興條議東平有安山湖濟寧有南旺
湖一望汪洋延袤廣遠四圍沙淤漸成沃
壤百姓私墾種麥週圍可數百頃豪强各
相占據强弱互爲爭奪至有兇毆健訟

軀斃命者從今分別估勘給照管業認佃
納糧既以便民又可息爭兼可裕
國無使地有遺利亦算與一助也縣此二處充之
而他可類推矣至漕河一帶向有河灘淤
地毋畝籽粒三分有奇向隸河道總督及
工部分司收貯為河工用近日河臣李若
星已經
奏報若肯借之助餉所入亦夥然非臣部可得而
專也等因奉

聖旨灘蕩地方廉能官隨宜清理不必繫丈欽此欽
遵爲照河岸淤地江湖沙洲原屬沃壤願
承買者輸價入官應徵課者責令納租如
丹陽之練湖東平之安山湖濟寧之南旺
湖爲民間私墾者每處不下數百萬畝宜
差風力推官隨處清查令其自售照數納
課通計三處每歲可得萬金足充正餉又
南旺湖乃漕河血脉通塞所關巳淤者不
可濬未淤者不可塞在本處州縣加意隄

防毋以小利而遺大害可耳他若廣平之臨洺湖鎮江之永生洲厥利亦係起科未聞此外尤難枚舉通候撫按淸查造册一體奏入軍餉亦九邊涓滴之助也

一吏農班價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看得南北兩直及十三省布按與各府及鄰運二司衙門凡上納吏農除見在衆房應役外其餘照舊每年納班銀三四兩不等每省約得數千金合省直言之何啻數

萬金乃各地方官或以充交際或以肥私家曾不爲

國家困乏之慮試思今日空盡之時錙銖之利尚欲搜括以佐緩急而歲入鉅萬如許竟置而不問忍乎不忍乎該科臣議則自應役之外凡納班者分爲春秋二季臚列花名滙聚成冊直隸解府各省解司各轉解部充餉則不動聲色而可增數萬金錢矣此誠搜括第一議也及查科臣沈惟炳劉先

春祖重熚王都頗繼祖臺臣蔣允儀劉學
詩其議相同等因奉
聖旨吏農納班彚解俱如議欽此欽遵爲照省直農
民其候缺者各納班價每歲俱有成例相
應移文各該撫按備查合屬布按兩司與
各府州縣及都運二司衙門每年共計額
在吏農若干名除現役上班外凡納班者
分爲春秋二季臚列花名彚聚成冊直隸
解府各省解司轉解充餉不得仍前不報

以克交際以潤私橐所濟非小

一寺田起科儀之者樞臣申用懋也該[illegible]

看得鳳陽府龍興寺

欽賜之田隸籍蘇松者至與中山諸勳等緣寺田[illegible]

粒之歸本僧者輕而利倍之故豪有力者[illegible]

乘僧徒不肖陰擄其產沿襲

欽賜名色占至數千畝外自收子粒寬之利不在[illegible]

上亦不在僧乃爲勢豪所侵匿今遽餉匱之民田加[illegible]

賦矣軍產倍征矣甚而

宗藩世祿尚且以世降殺寺田豈宜占合無
地方官稽查原額若干畝照民田起税
租以其半歸本寺半充軍餉則率土作
永無不毛之弊矣繇龍興寺而類推之
内名山梵宇凡係
勅建俱有
賜田兇僧田不許過百畝此
舊制也今僧有占數千畝者少或數百畝撫按宜
行稽查悉照民田起科毋使隱匿脫漏

各省直一體清查亦可量增賦額為國
之一助奉
聖旨欽田寺種不許勢豪占據勿槩問欽此欽遵
照名山梵宇
勅建賜田固不必槩問矣其能與寺賜田頗多而
蘇松二府者俱係膏腴多為勢豪踞占
徒侵奪若令地方官查明照伊民田起
徵租半歸本寺半充軍餉亦有利於公
無害於僧者也至如閩浙等處寺田最[illegible]

亦多借倩影射之弊并宜清核相應移會

省直撫按查照遵行

一議革冗役議之者寺臣呂維祺也該臣等

看得在外各衙門執事員役舊有額設以

至今日冗不可紀糜餼既已傷費而群盛

勢淩[illegible]民節有力行鈐束痛禁掛搭者而

財不及見不及聞者多矣今宜移文撫按

先為司道郡邑倡自酌省分大小差遣繁

簡量留差承若干名其餘盡行裁去此輩

設有廩糧家多溫厚且善竊上官嚬笑給其魚肉即勤渠服役亦其分內犒賞市恩何異教猱升木宜寺臣扼腕而言之也撫按旣清其源而後層累問之司道郡邑一面將汰去人數刻榜懸掛一面勒限將汰過廩給工食報部充餉年來雖有抽扣之議止及州邑而府官以上不與焉其有仍以抽扣塞責自甘冗襍者撫按查出叅究不惟裕餉兼可剔蠹至便計也復查憲臣

曹于汴楊鶴臺臣吳玉李柄皆有此議箋

因奉

聖旨這寺臣條議各款既經酌妥悉如議申飭欽此

欽遵相應移文各該撫按先行酌量應留

差承若干名其餘盡行裁去層累而下司

道郡邑各將汰去人數刻榜懸掛仍將汰

過工食報部充餉積少成多所得當亦不

貲耳

一清汰虛冒議之者寺臣呂維祺科臣解學

龍也該臣等看得足餉無如清兵謂清一兵則裕一餉也實有所汰則實有所省顧力行何如耳合無如寺臣科臣議通行巡按御史會同督撫司道止將一切見在着伍丁壯分區齊點親驗腰牌有混冒頂雇者隊長連坐千把革職偏裨註下考有能訐出者懸賞以待仍將點過逐隊花名大書揭榜以示存留至於聽用名色各官及廢閑將領非僨敗之餘即情面鑽管者一

槃斥逐併將實在官軍姓名勒限報部彼影占假借者不言汰而已汰矣亦可無濫冐之虞矣復查寺臣康新民科臣沈惟炳臺臣蔣允儀吳甡皆有此議等因奉

聖旨冗冐逐事節汰欽此欽遵爲照虛冐未清此舉

朝之公議也而虛冐難清又各邊之通弊也合無通行各邊督撫巡按將各營伍兵馬選委廉能司道府官分區齊點一洗從前後占薪水名色則虛冐自敗而清汰自行矣然

後定爲經制計人支糧計馬支料擬實
部悉如關寧督師式冊其聽用名色各省
但屬鑽營不係
祖制并宜一槩斥逐庶幾餉無虛糜乎
一生祠變價議之者寺臣呂維祺也該臣維
看得自循行者賦其棠而庚桑農壘尸祝
不絕乃至今日而濫觴矣墨吏或托廟貌
以盖其愆一二三私人嚇愚氓而輪奐之甚
有掩鼻以過者合移咨撫按凡境內生祠

果有惠政及民而民心思慕者許令詞議
附主名宦仍聽留其祠用旌遺愛其餘悉
理刑官查刷凡以物議敗而官無實惠者
即行拆毀變價充餉以後仍痛禁自建者
事發褫職及議建祠者首事之罪等因奉
聖旨這寺臣條議各款既經酌妥悉如議申飭欽此
欽遵爲照州縣建立生祠總以志民遺愛
也若官無實惠而以物議敗者祠之何爲
即行理刑官查刷拆變充餉亦情法之宜

也但不可爲已甚耳此後撫按申明不
建祠卽眞有惠政附之名宦可矣
一貫稅酌徵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illegible]
看得軍興以來在在有稅稅契稅當等稅
俱用以充餉矣而獨有貫稅未及說者謂
恐其擾民而多事也乃聞各府州縣亦有
徵收在官者而
國家曾不得其分毫之利大率以供有司私費耳
夫取之有名業已盡錙銖而不諱用之盡

實止以供攙漏而不問其謂之何宜如科臣議令其盡數解部充餉要於百姓非有加捐者總之此數彼取之民我取之官挹彼注茲移私爲公本無者固不可創本有者亦不容隱計莫善於此也若夫牙行折斂則臣於議單疏中詳載之矣等因奉

聖旨司府紙贖賈稅查解二款該撫按官酌議無爲貪官藉口欽此欽遵爲照賈稅業巳奉

旨應行各省直撫按所屬備查賈稅一項如在行商

報稅之外原另有買稅者無妨盡數查朙徵解不嫌其多倘仍在門攤地舖店房之內行商先已稅過者而復令稅之恐一人兩稅不徒厲商抑非政體亟宜曉示卽行裁禁毋令貪官奸胥借此誅求若夫牙行經紀本部已另議輸課矣

一

殿工冠帶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看得奸猾用事兇禍及于縉紳濫月及于亷隷

殿工冠帶幾遍長安道矣何嘗有眞正効勞員役即
効勞者無不盜金肥橐而更授之一官可
乎斷當盡數查核以清選法不得仍胃逆
党餘榮以混名器者也姑念已題冠帶准
照事例規則納銀一半方准候選其已選
者行文地方追繳不則褫革劣轉以遏奔
兢而吏格清軍稍裕矣此科臣之議與寺
臣呂維祺若合符節者也第恐已往之事
不便更張未免掣銓衡之肘耳所當聽吏

部酌議舉行者也及查科臣劉先春等臺
臣與甡其議皆同伏候
聖裁奉
聖旨効勞冠帶俱要實歷不許冐濫欽此欽遵爲照
冠帶一途固雜流出身之捷徑尤奸宄影
射之巧術凡
殿工
陵工加級名色已經吏工兩部清汰者無容議矣其
間現在候選之輩尚有原非實歷而濫竄

勞以希榮進者實煩有徒相應移咨吏部將効勞聽選員役逐一查驗長單其在內在外所歷年分衙門細加磨勘如未實歷責令赴臣部照原加行頭納銀取庫收咨單方准聽選至已選者若令補納原銀恐剥削地方益長不肖之心倘追之不前徒滋多事似當寬其既往者也清查酌行於餉未必無小補矣

一京東水田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

看得五穀之屬惟江南之稻所入為多以
近水而灌溉易也
畿輔之間轆轤取水不能驟給即有水田然皆江
南人行之北方之人未習也桔槔傴僂原
自不易而北方早寒所入終不似南國故
即薊燕等處人有巧有不巧地有宜有不
宜高坡水田相半不能盡為水田者勢也
如令江南人創之北方人因而習之溝洫
蓄洩相時處置誠如科臣言萬世之利也

第北人不能水田北方不能多雨似難承効目前捷收許積將則壤而賦乎彼固非不課之地也將加額而徵乎彼固其自食之力也此當申飭撫按講求勸相以俟後效而或不能驟取以濟急需者伏候

聖裁奉

聖旨水田隨便開墾欽此欽遵為照水田之利近海瀕河處處可行然南北不相習寒暑不適均節取利甚奢尤苦難之況事關創始疆

理無術得烏能償失乎亦顧其人何如耳

臣前論津門屯田一疏內有屯田都御史

董應舉所開雙白二港及四當口水田又

有同知盧觀象所開何家圈水田每年礲

米不貲轉解關門充餉此亦曩行水田之

明驗也而今盡汙萊矣是在督餉部院及

屯田御史所當修復而力行者其京東等

處亦當隨便開墾果有餘息不妨充餉相

應移咨督餉撫按及屯田衙門酌議遵行

崇禎二年五月十六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這餉議奉旨各款使彙冊刊布大小臣工當念切封疆協心國計在內各行各衙門在外行各省直督撫巡按責成所屬各官清理儹解務濟實用文到先將遵依款數及歲解訂期具奏一面即行督催不得空文塞責該部還各立限與他欽此